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八　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入王宮門學處第八十二之五
時諸商人聞是語已咸皆大怖無計
所出至十五日褒灑陁時皆向城北
詣天馬所時彼天馬從大海出於海
岸邊食自然香稻是時有一無智商
人不記前言見馬王已作如是語君
等知不此是婆羅訶天馬王食噉香
稻我等宜應就礼其足白言我向彼
岸歸贍部洲時彼商主告諸人曰我
於鐵城受彼言告事不如是乃至馬
王未語已来無宜逼近要待馬王飽
食香稻身體充悅舉首四顧三説是
言誰向彼岸歸贍部洲聞是語時方
至馬所求渡大海時馬食訖四顧三
告諸人聞已就礼其足合掌恭敬作
如是語我等求向彼岸還贍部洲時
彼馬王告諸人曰汝等若欲安渡大
海歸贍部洲者當依我教諦受思惟
若不依者無由越渡彼羅刹女化作
美容倍勝常日將諸男女来相誘誑

作如是語我依汝活為作歸依今棄
我去欲何所適如上所陳宅舍珍寶
咸皆具說若不住者汝之男女自可
持將汝等若聞如是告時生顧戀心
作妻子想愛彼珍寶及諸園觀情生
願樂欲到還者縱昇我背必當墮落
猶如熟果不住其枝時彼諸女復羅
刹像皆競取食皮肉筋骨腸胃血髓
鬚毛爪齒皆盡無餘廣說如前乃至
滯血在地悉皆取食若其汝等遵奉
我教不起如是愛戀心者持我一毛
亦不墮落能超大海至贍部洲時彼
馬王於諸商人善教語已即便伍身
令彼附近或持騣尾及以身毛隨情
執捉時彼天馬踊身虛空望贍部洲
騰驤雲路尒時恐畏幡動羅刹見恠
作如是念今此幡動豈非贍部洲人
棄我逃遁遍觀房舍不見有人即皆
變形作美女像持諸男女咸至大海
求覓商人既遙見已隨後啼泣告言賢
首何意踈我并諸男女棄捨而去君
等若並歎背我者汝之稚子各並携
將時諸商人聞是語已各生顧戀於

彼宅舍及以園池并諸珎寶起愛念
時於天馬上身皆墮落猶如熟果不
住其技時羅剎女隨取食之如馬王
所說唯商主一人心無顧戀憑附天
馬得出海岸安隱無㝵達贍部洲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觀此諸
人由生愛戀不順教故悉皆墜墮當
知汝等若於自身作如是念眼即是
我我有於眼乃至耳鼻舌身意亦復
如是又念色即是我我有於色乃至
聲香味觸法又念地界是我我有於
地乃至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又
念色蘊是我我有色蘊受想行識亦
復如是汝等苾芻若起如是我我所
想於自於他情生躭者棄背正教欣
樂邪道便當墮落生死海中受諸苦
惱无有出期譬如無智商人棄天馬
教受羅剎女墮大海中汝諸苾芻若
於自身不作是念眼即是我我有於
眼乃至耳鼻舌身意色即是我我有
於色乃至聲香味觸法地界是我我
有於地乃至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
界色蘊是我我有色蘊受想行識亦

復如是汝等苾芻若能不作如是我
我所想於自於他情無軛著受行正
教棄背邪道即不墮落生死海中安
隱快樂趣涅槃城譬如有智商主受
天馬教棄羅刹女能出大海至贍部
洲尒時世尊說伽他曰
諸有無智人　不信於佛教　當受輪迴苦
如愛羅刹女　若有智慧人　遵奉於佛教
當出生死海　如隨天馬言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彼諸商人不能
奉持天馬教故於大海中悉皆墮落
被羅刹女之所噉食唯商主師子胤
受天馬教堅心專一安隱能得出於
大海至贍部洲時師子胤妻大羅刹
女不尋其夫住在城內諸羅刹女俱
来告曰如我等輩尋覔逃夫持以歸
還俱共噉食汝夫主去竟不遠求准
此情狀遣還贍部若即尋覔獲得者
善若不得者我當食汝不應致恨彼
既聞已極生憂怖告諸羅刹女曰汝
等固執苦令覔者我今宜往贍部洲
內擒捉將來衆羅刹女曰斯爲甚善
時商主婦即自騰虛超越大海屆中

辟須至贍部洲化作可畏藥叉之像
猛害倍常在師子胤前當路而住時
師子胤覩藥叉像即拔利劍欲斬藥
叉彼便驚走避道而住如是展轉不
相捨離遂於中路逢遇商旅彼之商
主與師子胤是舊知識情懷莫逆歡
讌言離時彼羅刹化為美女并携稚
子具妙莊嚴便詣中國商主之前礼
彼足已作如是白我是赤銅洲國王
之女父母娉我與師子胤商主為妻
携我母子歸贍部洲於大海內遇摩
竭魚觸破船舶所有珎寶散失無遺
以我為不祥遂便見棄我之幸會今
得相逢唯願將母子就彼申謝彼即
告言我當送去時彼商主見此婦人
悉懃懇惻為往師子胤處告言知識
汝之妻室儀容可愛復是王女如此
儔疋舉世難求既無大愆不應輙棄
宜應取採與彼同居時師子胤告曰
彼非王女是赤銅洲暴惡羅刹衆中
之大食人血肉非我妻也商主荅曰
若如是者何緣至此時師子胤具告
因緣商主聞已黙然無語即以路粮

并諸雜物贈已而去時師子胤漸漸
歸還至于本舍時羅刹女亦隨其後
并携小童至師子胤宅從倚門側在
一邊住時彼衆人見其兒子共相告
曰仁等當知今此童兒觀其貌狀是
師子胤兒子不虛羅刹報曰君等鑒
貌知是非虛宿緣薄福彼父所棄告
言姊妹從何處来汝是誰婦羅刹告
曰我是赤銅洲國王之女父母嫁我
與師子胤商主為妻携我母子歸贍
部洲於大海內遇摩竭魚觸破船舶
所有珎寶散失无遺以我為不祥遂
便見棄流離辛苦得達於此幸願諸
君將我及子就商主處而申懺謝時
彼諸人詣商主父母處以事陳告于
時父母語師子胤曰彼是王女宗族
尊高隨汝遠来深可悲歎并携稚子
益用傷懷汝可愍之無宜見棄違心
之事仁者不為時師子胤稽首三拜
白父母曰彼非王女是惡羅刹於赤
銅洲縱大暴虐漂泊商旅皆取食之
我輩諸人並皆食盡我有餘福得奉
尊顔父母告曰一切女人皆是羅刹

何故尒婦獨與惡名宜應取納召入
居室重白父母曰我知非人不堪共
住尊必愛念隨意納之我向他家別
求居止親曰我為汝故喚入家庭汝
昔見嫌於我何用宜隨汝意令彼母
子逐緣自活即遣使者驅之使去時
彼母子既被擯斥便詣王門諸臣惣
集嘆其美麗即便俱入白大王言門
有女人儀容窈窕忽然至此靡識所
由王言引入我自親問臣即召進王
見女人姿容絕代美貌無雙便起染
心極生愛著告言善來美女從何所
来因何至此女便稽首白大王言我
本住在大海南岸赤銅洲所是國王
女其師子胤因風漂蕩舟檝無遺與
諸商人漂至我國父母嫌我與彼為
妻為立新舍多賜珍寶經歷歲時誕
生幼稚攜我母子遠渡滄溟遇摩竭
魚破其舩舶遭大辛苦達贍部洲以
我為不祥便生棄擲令歸本宅復不
相容無處存生故来啓白唯願大王
恩慈動殖嗳商主来為我申謝王聞
語已起悲愍心告言勿憂宜可寬意

即遣使者喚商主来師子胤至致敬
王已在一面立王告師子胤曰此是
王女娉汝為妻既生子息相隨至此
因何非理輙為擯斥設令有過亦可
相容時師子胤進啓大王此非赤銅
洲大王之女是惡羅刹殘害生靈具
以海洲所經之事委悉陳述我之同
侣悉皆食盡唯我得存此羅刹女尚
不相放飛騰大海變作美容王熟察
之宜須黜逐勿令縱暴王曰一切女
人皆是羅刹何但此女獨見相嫌必
汝不愛宜當與我白言大王我聞孝
竭於家忠盡於國恐延大禍事在非
輕大王有心生愛念者我不敢進亦
不敢止必有禍生非臣之過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曰當知女人於
諸男子是繫縛處是沉溺處貪染容
色不信忠言不思其禍汝等應知時
師子頂王心生愛著即令此女進入
後宮時師子胤知王意止進諫無路
遂在殿前告諸輔相曰諸君當知王
愛羅刹將入後宮必延大禍知非我
過說是語已掩泣而出

其王後時於羅刹女深生愛念倍異
常流躭染荒迷不思國政時羅刹女
縱諸婬媚捻攝王宮令無自在便於
夜半凌虛而還往赤銅洲羅刹女所
諸女見來俱生慶喜問言商主今在
何處告諸女曰姊妹汝何念彼一商
主乎我別汝等至贍部洲到師子劫
城師子頂王所彼遂納我令入後宮
冊我為后我縱婬媚使城中人皆無
自在王不理政心醉荒迷汝等可共
俱行詣彼城所隨情噉食任意持歸
諸羅刹女聞是告已歡喜踊躍飛騰
虛空即於其夜至師子劫食噉城內
所有人物至天曉已城門不開於王
宮上見諸鵰鷲食人肉者飛滿空中
輔國大臣俱集門所佇立經久待門
不開各共高聲遍告城邑天明已久
王門不開於內宮上多食人鳥飛騰
乱下口銜骨肉人並驚惶罔計無所
時師子胤聞斯告已便拔利劍趨走
城門告諸人曰君等何議我於先時
已相告白王納羅刹定招其禍令城
門不開滿空飛鳥觀此相貌禍延王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八　第九張　[illegible]

室諸臣曰其計何圖商主曰冝置高
梯上城瞻察既安梯已商主乃拔利
劍上城隅遥望宮中見死屍狼藉即
便跳下誦神呪魔利劍擊彼五百羅
剎四散馳走或持人手或有擎足或
持頭腹飛騰而去城外諸人悉皆遥
見于時商主大開城門諸人競入共
觀荒殘輔相大臣嘶叫城邑共諸人
衆灑淚宮中各並歸家荒迷無次後
於他日揔集諸人共相議曰國主大
王自貽伊咎納羅剎女不受忠言今
並滅亡君等欲為何計第一大臣告
諸人曰先王已死復靡儲君寶位既
虛百姓無主無君不立今當冊誰次
臣告曰為國主者有智有勇方昇鼎
位諸人告曰商主師子胤與五百人
入海取寶餘人皆被羅剎所害唯獨
一身得歸鄉國被羅剎女尋至本城
不受其媚王納此女國詞直諫不受
忠言荒婬失道以取亡滅商主拔劍
獨入城中為我國人屏除群禍此則
大勇大智餘莫過也大臣議曰誠如
所言冝令彼人以為君主即便共至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八 第十張 益

商主之處同心請曰商主知不太王
已死復無儲君國祚空虛不可無主
國人今欲奉冊為王垂哀為受是時
商主告諸人曰我是商人經求活命
寧堪重位為國主耶可覓餘人以當
寶位衆復請曰餘無堪者幸願慈悲
受衆人請時彼商主如是固辞國人
再三頓求頂礼
尒時商主既辞不獲免告衆人曰我
實不材无心當此隨衆人意共立盟
言我為王後所有教令無違逆者我
當受冊衆人稽首謝已咸曰奉行其
大臣等即便灑掃城隍莊嚴殿宇以
妙香水灌頂冊王萬機之務一朝攝
執王乃念曰我昔商人入海取寶同
行之輩為羅剎所食我時無力除彼
悲害今為國主所欲隨情屏除羅剎
滿我宿願即便下令廣召呪師能役
使鬼神者遠近咸集更持明呪靈驗
書成復揀兵旗令習弓矢命大臣曰
卿等知不我有宿讎在大海外欲往
除殄多須舟檝宜可營辦不久將行
是時諸臣多造船舶卜日揆時嚴整

四兵至大海口遇風墜舶欲達南岸
時羅剎城內凶幡飄動諸女見已共
相謂曰姉妹當知今凶幡動必有瞻
部洲人念昔怨惡情懷酷暴來誅我
等宜往海濱觀其所作捴命徒侶俱
臨海岸見諸舩舶蓋海而來各並驚
惶欲為非戰其時師子胤王捴命維
舟四兵俱下奮辟大爭與羅剎共戰
乃縱神呪冥縛羅剎鋒矢既交殺戮
過半明呪力故走投無由所有餘殘
請命求救王乃告曰共立要盟方存
汝命汝從今後移向餘處不得重來
更為殘戮若隨教者得存餘命諸羅
剎女稽首拜曰我等昔來廣興暴惡
從今已往奉遵言教遷移遠去不敢
傷殘時羅剎女拜辭王已遠適餘方
時師子胤王平除舊城破鐵城獄重
開疆宇建立新城召募諸人住斯寶
渚廣叔珠玉還瞻部洲彼國因王以
為其号名師子洲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
往時師子胤王者即我身是彼師子頂
王者即老叟苾芻是彼羅剎女者即

無比是往時師子頂由愛羅刹女故
遂至命終今貪無比還致身死汝諸
苾芻我於往時已曾捨棄彼羅刹女
豈於今日遂彼求心是故汝等當善
思惟知諸女人是沉溺境作不淨想
深生猒離於我教誡專心奉持時諸
苾芻及餘大衆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礼佛而去
尒時無憂婆羅門將無比女往憍閃
毗婬與鄔陁延王時王便置無比於
妙花樓給五百侍女日與五百金錢
廣說乃至王授無憂為輔國大臣時
有二人來至王所樂為奉事一人能
說喜事一人能說憂事曾於一時王
與二夫人一處同坐鄔陁延王建紺
容夫人云南無佛陁願王長命無病
無比夫人云南無大天願王具壽無
病是時無比情懷嫉妬便白王言紺
容食大王食而思佛陁王聞語已默
然無對又於他日數於王處搆扇誣
言王作畜次就二夫人處而受飲食於
至紺容時無比夫人密作是計令捕
鳥者將活鳥而進於王王曰我於今

曰誰處食耶無比荅曰次至紺容王
曰可持此鳥令充食用紺容見活不
肯受之捕人還送王見恠言何不烹
宰王復尋思由彼念善情存護命無
比白言若為佛及僧彼便煞鳥以充
供養王曰可報紺容為佛辦食無比
即便教捕人曰汝可殺鳥授與夫人
即殺將付紺容見死受以充厨捕人
還報夫人已受王便大瞋為我不受
為餘便殺王持弓箭往射紺容夫人
遥見即入慈定王所射箭中路而墮
迴鏃向王王便更射夫人白言王勿
自害王曰何意如是夫人曰我證不
還復無恚過王興悪意必招重罪王
問知實便就礼敬懺謝前非情厚夫
人作姊妹想從茲已後但有新穀新
果必先見授日日常自問其安不時
王邊境有城反叛王親領兵自往征
罰遂勅大臣無憂留守都邑其二夫
人掌率宮內王曰汝之二人勿相嫉
妬晨昏靡怠守護宮闈夫人曰善是
時無比每勸其父令害紺容無憂遂
即作殺方便時紺容夫人夜讀佛經

復須抄寫告大臣曰樺皮貝葉筆墨
燈明此要所須便宜多進入大臣依
教奉進於樺皮內密安火炭置在宮
門夜被風吹火便大發光徹樓上城
人咸全恚皆持水共撲火災時無憂
大臣便拔利劍遮不令進告諸人曰
汝等豈欲劫內宮耶諸人遂散時紺
容夫人與五百婇女俱昇樓閣告諸
女曰我與汝等自業所招平難逃避
說伽他曰
我於城隙處 遥望見世尊 依教具修行
已獲真實諦
諸女皆志投身火聚猶若飛蛾同時
命殞曲脊侍女從水竇出得免火災
無憂大臣至天曉已収諸女骨棄在
屍林苾芻入城為行乞食見斯事已
還白世尊佛因廣說如增五經乃至
世尊將諸苾芻往屍林處觀五百諸
女所有殘骸告諸苾芻說伽他曰
世間癡所縛 惡事將為善 貪愛繫愚人
常居黑闇獄 不善將為善 觀察盡空無
當起猒離心 勿生於染著
尒時國人及留守臣見紺容死討無
百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八 第十五張 杰

所出遂喚能說憂事人曰汝比受王
禄令正是時往白大王云紺容夫人
赴火而死廣說乃至其人即共大臣
等議可畫一幀作紺容夫人所為因
緣投火死狀并與象馬各數滿五百
童男童女亦各五百真金一億别嚴
四兵如是辦已我當為去大臣即皆
為辦其說憂事人領斯兵衆詣王營
所去營不遠遣使持書白鄔陁延王曰
我是某國大王唯有一子被死將去
我今求死来至此國欲以象馬乃至
金寶將贖子命若允者善若不得
者我當共戰願王助我時王啓封讀
書而笑遣使往喚外國王来奉命尋
至申問訖已問言知識比曾見有被
死將去求索得耶荅曰若被死將去
求不得者可開此幀善為觀察王遂
開看告曰豈可紺容被火燒死耶荅
言已死願王寛其罪勿責於我恐王憂
惱設此權謀說伽他曰
我不是王非子死　我是王臣食王禄
有非愛事白王知　唯願恩寛恕其罪
時王聞已遂即旋軍還憍閃毗國勅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卌八　第十六張　恭

法官曰可執無憂身塗紫礦置熱陶
內斷其命根又以無比頭髮繫不調
馬足蹴踏之令死時法官大臣遂殺
無憂以無比夫人置地牢內王經七
日不見無比搔懷憂悴王問無比今
何所在大臣曰王勅令死王曰紺容
已被火燒無比今復身死卿等意欲
令我出家諸臣皆默然無對臣知王
念遂出無比將以見王王時大悅具
問其故嗟嘆希奇王有疑心遂往問
佛廣說乃至請世尊曰何因緣故紺
容獲得不還道果以五百婇女而為
侍從俱悉同時被火燒死唯曲脊女
一人得活幸願世尊為說本緣佛言
大王當知乃往古昔婆羅痆斯國有
王名梵摩達多其王最大夫人曾於
一時與五百婇女遊觀花園入芳池
浴既出池已時寒求火去此不遠有
獨覺聖者造一草庵在中住止時彼
夫人命一使女汝可以火燒彼草庵
女遂往彼見出家者住草庵中不忍
放火夫人即便自往放火諸女見已
悉共歡笑俱言好火聖者見已心生

悲愍便從火內飛騰太虛現大神通
莫拔其苦諸女見已遥請下来求哀
懺謝為設飲食以申供養各為發願
介時夫人者即紺容是彼侍女者即
五百内人是由彼業力雖復妙容得
聖道果然於五百生中及五百侍女
被火燒死彼使女者即曲脊女是由
不肯燒故常得免難善悪報應大王
當知王又請問以何因縁其曲脊女
受曲脊報所聽受經一聞領悟而身
居賤位佛告大王昔婆羅痆斯有一
長者名曰善續介時長者遂請五百
獨覺聖人就舍而食時此衆中有一
獨覺身患風疾食時手戰其鉢欲墮
時善續長者有一小女見彼手戰便
脫髀釧用支其鉢見不動已即便發
願猶如此鉢不復動搖我於来世所
聽妙法心無動搖領悟不忘復一聖
人身患曲脊便於他日食時不見女
問父曰有一聖者何不来食父曰聖
者何狀女便戯心曲脊學聖者形如
此聖人衆中不見又復常嗳親戚為
娉大王當知由奉鉢支發願力故今

得聞持聰明領悟由作輕心學聖人
故令得曲脊報由昔喚人為婢故[illegible]居
賤類王復請佛何因無比於七日中
居地牢內不得飲食而容顏不變佛
告大王於過去世有婆羅門女與剎
帝利女共為知友其剎帝利女有信
敬心每施苾蒭隨時飲食後時婆羅
門女命剎帝利女就舍而食既至舍
已有獨覺者為乞食故來至其家剎
帝利女隸婆羅門女曰與聖者食女
言我不能與報曰若不施者我自還
家奉施其食時婆羅門女隨知友情
持食施與剎帝利女見施食已教其
發願即發願曰願我此福令生後生
莫受勝報遭厄難時勿受飢苦由彼
願力令不受飢顏容不變後於異時
妙音長者供養佛僧有一使女常令
供給此女遇疾因即身亡臨命終時
便發是願我以役力供佛及僧所有
福緣捨此身已當於妙音長者家大
夫人託娠受生顏貌姝美與妙容相
似鄔陁延王納我為后作是願已即
便命終託娠夫人時經九月初誕之
丙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九張 [illegible]

際室滿光明因名吉祥慧憶前生
事年漸長大宿殖信心具壽阿難陁
次行乞食遇至其舍時吉祥女頂礼
足已白言聖者願持我語敬礼世尊
并諸聖衆少疾少惱起居輕利安樂
行不時阿難陁還住處已持吉祥慧
語為礼世尊及諸大衆申問訊已佛
告阿難陁汝識彼吉祥慧不白言不
識佛言彼是妙音園中供養使女由
供養僧發願力故還生妙音長者家
廣說乃至既長成已於高樓上望鄔陁
延王王遙見之謂是無比遂召長者
問曰何故宅內久藏無比荅曰不是
王不信語重問是誰荅曰是我之女
王曰隨其是非當娉與我遂具威禮
迎娶後宮與五百婇女以為給侍時
吉祥慧欲見世尊及苾芻衆便白王
知王隨其意即辦供養請佛僧衆欲
於七日受食宮中王自親往既至佛
所具威儀已白佛言世尊吉祥慧請
佛及僧宮中受食佛默然受王礼而
去還報夫人令辦種種上妙美食從
白時至世尊不去令舍利子與衆俱

行既至王門不敢輙入王命令進舍利子作是念世尊制戒不許輙入宮門今得王教復不許違佛以此緣戒容開許即入宮内安置坐定時吉祥慧夫人及王自手持奉上妙飲食食已聽法即於座上夫人獲預流果經七日已僧衆并夫諸苾芻既至佛所礼佛足已述如上事佛告舍利子善哉我未聞許汝已知時汝等當知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爲諸苾芻重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明相未出剎帝利灌頂王未藏寶及寶類若入過宮門閫者除餘緣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陁夷餘義如上明相未出者謂天未曉有三種相王及寶等並如前說宮門閫者有三種別謂城門王門宮門過者謂足越也除餘緣故者除得勝法如舍利子等釋罪如上此中犯者其事云何苾芻未曉未曉想及疑越城門者得惡作曉未曉想疑亦得惡作王門亦介若越宮門想疑本罪次二句惡作次二句

無犯若王王妃及太子大臣喚亦無
犯又無犯者謂㝡初犯人或癡狂心
乱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illegible]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八　第二十二張　益